



曾是 暮暮与朝朝

喂小饱 著

人言这一世所恋者皆为杯水
唯独旧爱汹涌，如沧海难逾



他说：“朝朝，你回来吧，我有钱了。”
她却说：“沈暮河，我怎么会喜欢你呢？
回去睡一觉，然后把我忘了吧，警察和小偷是没有将来的。”

就在那个操场上，老实的军训教官爱上了队伍里最顽劣的女生
喂小饱：我确定我是在讲一个好故事，没想到要让你们掉眼泪，但是写到最后连我自己也泣不成声

《花火》蓝色伤痕系典藏之作
喂小饱锥心书写，“曾是”之后，再无悲伤可言
献给我们回不去的青春

漓江出版社

曾是 暮暮与朝朝



故事简介：

S大的校花叶朝朝，是个外表美艳大方极具个性的女孩，但她恶名昭著，虚荣、拜金，还是个会顺手牵羊的小偷！

母亲生日的那天，叶朝朝想去商场偷一件T恤给母亲做生日礼物，不想被正在做实习警察的沈暮河盯上，沈暮河正准备执行正义抓住眼前的少女……

没想到，叶朝朝突然接到电话得知母亲猝死在单位，崩溃痛哭。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沈暮河，对面前的少女产生了一丝怜惜。

开学后，身为S大军训教官的沈暮河惊讶地发现，自己带的队伍里最顽劣的那个女生竟然就是那天的小偷叶朝朝！

到底是怎么爱上她的，沈暮河自己也说不清。

但他永远记得她一袭白裙，跪在地上痛哭的样子，以至于后来，叶朝朝一再骗他，利用他，用各种理由让他“出血”，他仍然相信她本质上是个好女孩。

如果全世界都说你爱的人不好，你该如何抉择？

如果我一直很有钱，你还会不会离开我？

如果我不是警察，你不是小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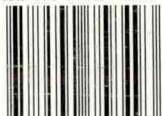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……这世界。

从来就没有如果。



上架建议：青春校园

ISBN 978-7-5407-5849-3



9 787540 758493 >

定价：19.80元



曾是

喂小饱 著

暮暮与朝朝

人言这一世所恋者皆为杯水
唯独旧爱汹涌，如沧海难逾

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是暮暮与朝朝/喂小饱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5407-5849-3

I. ①曾… II. ①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3804 号

选题策划:花火工作室

责任编辑:庠文妍

特约编辑:廖妍 谭小宁

装帧设计:刘艳

封面摄影:宾克斯·叶粤鸣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中国·湖南·望城·湖南出版科技园(邮政编码:410000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9 字数:176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731-88387676)

内容简介:

D A R K B L U E

顾迎蓝的男友景临突然失踪，三个月后她收到一份保单，上面的受益人写着“深深”这个陌生的名字。她抓住这可能唯一的线索，想通过深深找到景临。但是等她找到受益人的地址，那里只有一个叫加州的男孩。而加州告诉她：受益人深深，也失踪了……

我在伊斯坦布尔又一次地想起你，景临。我仍然记得，当学长死去的时候，你说过的，要代替他成为我的光。请你原谅我曾经的所有胡闹，我以为怎样的吵闹都不会将相识八年的你分开……可后来我才知道，横在你我之间的那个影子，却无法从生命里抹去。我从未想到，那天你温暖的怀抱，是一场无法言说的告别。

——顾迎蓝

定价
19.80元
现已上市



杨思萦 作品

DARK
BLUE

深蓝

YANGSIYING'S
WORKS

命运交织成网，
八年骗局揭开真相

I said it's too late to apologize, it's too late

漓江出版社

花火
封面文化
花火工作室

经由阴谋而来的相识，
时时刻刻让她提心吊胆。

赖尔
著

看上你了，不解释



每个高富帅的背后都有一群虎视眈眈的屌丝女
自古小白欢乐多多
多数难过美男关

失业女屌丝 VS 极品网游CEO | HOLD不住的JQ四贱

魅丽今日头条强档关注
美女作家赖尔欢脱巨献

——小白领度假奇遇记
开创新奇甜蜜度第一文



内容简介

本文讲述了工作、爱情、闺蜜的种种纠结，去了一次度假，却意外地遇到高富帅，从此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程……

作者：赖尔
开本：32开
出版社：漓江出版社
定价：19.80元

高富帅的逆袭，屌丝女的逆袭，职场上的逆袭，爱情的逆袭，闺蜜的逆袭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热血沸腾，让人热血沸腾……

高富帅的逆袭，屌丝女的逆袭，职场上的逆袭，爱情的逆袭，闺蜜的逆袭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热血沸腾，让人热血沸腾……

CONTENTS 目录

{楔子}	001
{chapter 1}	005
{chapter 2}	031
{chapter 3}	059
{chapter 4}	083
{chapter 5}	111
{chapter 6}	135
{chapter 7}	157
{chapter 8}	171
{chapter 9}	213
{chapter 10}	249
{后记}	279



【如果这世上，有且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，我想那就是爱情了吧。By 叶朝朝】

【我是一个特别二的人，只会特别二地爱。By沈暮河】

炙夏。

襄阳街上近38℃的高温，广告灯箱里的玻璃像是随时会炸裂，被丢弃的商家优惠券，含羞草一样蜷曲在路边，像是随时都会燃烧。

街上的行人匆匆，小伙子纷纷躲进女孩儿们的遮阳伞里，此时的人们更像是批量生产的商品，额头和颈部都是一片亮晶晶的潮湿。不远处人挤人的公交车里，乘客们用一种哀伤的眼神注视着想要上车的人，似乎在说：“求你们别上来了，真的没冷气，我真的好痛苦！”

从东边过街天桥上走下来一个女孩儿，穿着白色的连衣短裙，一双白色的帆布鞋，身段高挑，随意束起的马尾在背后扫来扫去，整个人十分抢眼。

一个中年大叔在后面悄悄跟着，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前面的白衣女孩儿，脸上的表情凝重，不时抽一口手里的烟。他的眉头紧锁，始终跟女孩儿保持着十米左右的距离。

女孩儿突然停下了，俯下身去系鞋带，正好被一个迎面走来的胖胖的中年男子撞上，向后倒去。中年胖子赶忙抓住快要倒地的她，目光却像是被磁铁吸附一般，死死地盯着女孩儿呼之欲出的白皙胸部。

女孩儿急忙用手掩住领口，害羞窘迫地低着头。

中年胖子早已心猿意马，扶她起来：“你没事儿吧？”

女孩儿一下没站稳，整个人软塌塌地倒在了胖子的怀里。胖子乐得眉飞色舞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女孩儿的右手，已经悄悄伸向了自己口袋里的钱包。

时机到了！这回可算让我逮住了！跟在后面的中年大叔摩拳擦掌，恨不能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女孩儿的手，来个人赃俱获。

可是就在他距离女孩儿只有不到五米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个大咧咧的声音：“师傅，我给您买了份冰粥！”一个身材高大长相帅气的男孩子朝大叔这边跑来。

女孩儿也听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声音，警惕地一松手，已经抽出大半的钱包又滑回胖子的裤兜里。女孩儿若无其事地回头，视线很快锁定在大叔身上，她脸上浮起一丝嘲弄的笑意，然后推开胖子，从容地朝前面走了。

中年大叔气急败坏地瞪着手拿冰粥的年轻人，眼看就要爆发。

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坏了他的好事儿，递过来手里的冰粥：“师傅，您赶紧吃吧。”

“吃你妈个蛋！”大叔一声吼，吓得年轻人僵在那里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
“老子盯了一上午，终于发现小偷下手了，你这一声‘师傅’害老子被小偷发现了！”大叔说着气急败坏地用手在年轻人脑袋上拍了一下。

年轻人赶忙用手护住脑袋，表情无辜地问：“小偷在哪儿呢？”

大叔抬了抬手，刚要说话，发现刚才险些被偷的胖子还站在原地，依依不舍地踮脚朝女孩儿离去的方向张望。

大叔走过去，阴沉沉地对他说：“以后别这么好色了，小心钱包被偷！”

胖子一惊，赶紧去摸钱包，发现钱包还在，钱也没少，立马小眼睛一瞪，肥肉乱颤：“谁好色了？你才好色呢！”末了觉得还不解气，胖子又骂了句：“猥琐！”

大叔一听这话不干了，掏出证件来：“老子是警察，刚才你的钱差点儿被人偷走，你知道不知道！”

胖子嘴里嘀咕着：“警察也不能冤枉好人啊，刚才那姑娘多好啊，怎么可能是小偷呢？”说完，小跑着离开了。

“师傅，接下来干什么？”年轻人跟上来。

“回所里。”

“不继续跟踪了？”

“跟踪个屁，小偷早跑没影了，再说我已经暴露了，那小偷以前被我抓过一次。”大叔说完对着一家店面的橱窗照起镜子来，扭头问年轻的小警察，“我猥琐吗？”

年轻人嘿嘿地笑了：“说实话吗？有点儿。”

大叔伸手又要拍他脑袋：“臭小子，谁叫你说实话的！”

两人又往前走，大叔猛地拉了年轻人一下：“你看万达广场前的那个女孩儿怎样？就是穿白连衣裙那个。”

年轻人看过去，女孩儿正抬头看着万达广场的招牌，人来人往，她是那么与众不同。她似乎在做一个决定，进，还是不进。明晃晃的日光下，她站成一抹最耀眼的白色。

“很白，很漂亮，美女。”年轻人总结。

“她就是刚才那个小偷。”大叔恶狠狠地说。

“不可能吧？”年轻人吃了一惊。

“怎么不可能？她难道会在脸上刻‘小偷’两字来提醒你？”

年轻人眉头浮起一丝愁云：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已经暴露了，她刚才应该没发现你，所以，你跟着她。”大叔下了命令。

正说着，白衣女孩儿已经走进了大厦。

年轻人赶忙也跟了进去。

奇怪的是，女孩儿根本不去年轻人服饰品牌聚集的一楼，而是径直乘电梯上了以经营中年女性服饰品牌为主的三楼。

年轻人看着那些手里拎着大小购物袋，打扮入时气质不凡的中年妇女，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此刻她应该还在效益不景气的单位上班

吧，低矮的办公楼，阴暗的走廊，以及每月很少的工资，时时要为柴米油盐算计。母亲从不舍得买贵一些的化妆品，在他的高中时代，母亲用的一直是几块钱一瓶的大宝滋润霜，衣服也经常是便宜的处理货，年轻人的心里突然酸酸的。

女孩儿进了一家意大利品牌的服装店。

她的气质太好了，以至于服务生对她格外殷勤，期待她能够买下某件价格不菲的衣服。女孩儿很是挑剔，不一会儿，她便显出了不耐烦，对一旁不停介绍的服务生说：“你去忙吧，我挑好了再叫你。”

年轻人当然知道，这只是女孩儿的一个计策，如此贵的衣服，小偷是不会付款的。他继续监视着，准备在关键时刻抓住她，好给师傅一个交代。开学后他就大三了，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实习，带他的是区警局里反扒能力最强的牛警官，大家都叫他牛叔，可是年轻人习惯叫他师傅。

果然，女孩儿走到一个视线死角里，迅速取下一件质量上乘的黑色蕾丝珠片T恤，准备塞进自己的包里。

就在这时候，女孩儿的电话振动起来。她掏出手机来，接通。

年轻人离她更近了，他像师傅教诲的那样，随时准备人赃俱获。

可是，女孩儿却攥紧手机“呜呜”地哭了，然后转身朝外跑去。衣服散落在地上，堆成一片伤心的黑色。



1

已经入秋的天气，却仍是燥热异常，葛连翘站在操场的班级队伍里，思绪万千。

今年是S大新校区招生的第二年，校内设施并不完善，比如庞大的图书馆还没有建成，第三女生宿舍楼只建了一半，教学楼前是一片赤条条的黄土地，无花无草，再比如，学校中心的人工湖还是个干涸的大坑。

但这一切的不完美，并不能阻挡大学新生们的高度热情。结束暗无天日的高中生涯后，处处透着新鲜气息的大学校园就是他们渴望抵达的天堂。所以，这些硬件上的小缺憾，并没有让他们的兴致打折扣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要在这里开始人生中一段注定难忘的旅程了。

大一新生葛连翘的心里同样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各种期待，她对大学的第一个印象，就是自由。在开学之前，她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，教大家怎样辨别新生和老生：男生里面，喜欢三五成群结伴而行的，脸上表情谦恭的，喜欢大声说笑的，大都是新生，穿人字拖的，胡子拉碴的，烟不离手的，在食堂买菜坚持半份比一份实惠原则的，大都是老生；女生里面，喜欢拎着崭新暖瓶去水房打水的，眼神无辜的，喜欢大庭广众之下讨论韩剧的，背卡通书包的，大都是新生，喜欢夹着书眼神幽怨的，打扮成熟烫发的，有男生帮着拎包的，穿高跟鞋多

过平底鞋的，大都是老生。

葛连翘觉得这个帖子总结得太好了，命中率极高，但也有些个例，人行道上爱抽烟炫耀自我的，有可能是刚进来的小屁孩儿，穿高跟鞋进行黑丝诱惑的有可能是说话嗲嗲、张口东方神起闭口浪漫满屋的小姑娘。

大学就是这么神奇的地方，你会遇到梦里寻了千百度的意中人，也会遇到一生的至交好友，当然，在寻找到这些硕果之前，你可能会先遇到几个奇葩极品。

这话是叶朝朝昨天说的，当时她跟葛连翘一起在教务大厅里面排队领取军训用品，外面的阳光快要把人眼灼瞎，叶朝朝忽然心血来潮说了上面的话，末了，她又意味深长地看着葛连翘：“大学的好时光是属于你的，你就好好待着吧。”

葛连翘怀里抱着肥肥大大的军训服，忙不迭地问她：“也是属于你的呀。”

叶朝朝不耐烦地挥挥手：“不跟你说了，你懂什么呀。”

葛连翘又想起开学前爸爸的叮嘱。晚饭后，她跟着爸爸来到书房，那是爸爸最喜欢的地方，三面墙都是书架，上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，常年都有种油墨的清香，跟小学时代发放的新课本一样的味道。爸爸经常会在里面思考事情，集团里很多决策就是他在书房里做出的。这样一个善于谋划的男人无疑事业卓著财源滚滚，但过度的秃顶，也让他倍感心烦。他各种生发剂都用过，成效并不明显，后来他还用过家里用人提供的土方，把鸡蛋抹到头顶上，还是不行。

“连翘，爸爸的话你记住了？”葛兴旺拧亮书房的小台灯，暖暖的橘黄色光亮从灯罩里透出，映在他沉稳和蔼的脸上。葛连翘倍感亲切，这个男人，是她今生的依靠，彼此相依为命这些年，她可以失去所有，却唯独不能没有爸爸给予的爱。

“爸，我记住了，我会好好对叶朝朝的。”葛连翘蹲下来，膝盖跪在厚实华贵的阿联酋羊毛地毯上，她轻轻歪头，把脸贴在爸爸的膝盖上。葛兴旺爱怜地伸出手，摩挲着女儿的头发。

“朝朝她妈妈的事情，公司会负责的，所以我安排叶朝朝跟你一起读大学，也算是对她妈妈的一点儿安慰。”

“爸，夏阿姨是怎么死的？”葛连翘突然问。她抬头望向父亲的时候，心里一颤，父亲的神情很是复杂。

“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在单位突发心脏病去世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葛连翘抬头看着爸爸，“我听说她死的时候额头和嘴角都是血。”

葛兴旺望着女儿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葛连翘没想到爸爸的反应会这么强烈，小声说：“是司机小马说的。”

葛兴旺起身，拨通电话，“是小马吧？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来上班了，这个月的薪水公司会全额支付你，不要问我为啥。”

葛连翘从没见过爸爸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他向来是个温文尔雅的男人，现在却粗暴地挂了电话。

爸爸转过身来，克制着略微激动的情绪说：“乖女儿，你没有妈妈，朝朝也没有妈妈了，你们是同病相怜，所以你一定要对她好。”

葛连翘把头重新埋进爸爸怀里，喃喃着说：“可是我比她幸福，我还有爸爸。”

2

就这样，已经辍学两年半的叶朝朝，在S市第三城建集团董事长葛兴旺的资助下，跟他的女儿葛连翘一起就读了S大的影视多媒体技术专业，并且分在同一个寝室里。

入学的第一天，葛连翘就见识到了叶朝朝的心机。

前一天晚上，叶朝朝给葛连翘打电话，商量怎么去学校的事情。

“朝朝呀，爸爸说要开车送我们过去。”

“你也不怕别人笑话，都这么大了，我们要自立，懂吗？”叶朝朝说。

“你是说，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学校？”葛连翘问。

“对啊。”

“可是，我光行李箱就有四个……”

“你都装什么了？你把洗衣机、冰箱也塞进去了？”叶朝朝笑她。

“都是我的衣服，我上星期买了两箱新衣服还有鞋子。”葛连翘觉得为难。

“随便你，反正我不坐你爸的车，我要自己去。”叶朝朝表明态度。

“可是，我的行李真的好多……”葛连翘为难了。

“那你就坐车吧，大小姐。”

“别啊，叶朝朝，我想跟你一起去学校报到嘛。”葛连翘就爱黏人。

“一会儿我来你家，帮你拿走两个行李箱，反正我又没什么东西，明天我们打车在S大门口碰头。”

稍后，叶朝朝真的来葛连翘家取走了两只大行李箱，临走时，叶朝朝不无羡慕地说：“你多幸福，有那么多的好衣服。”

葛连翘便说：“箱子衣服你可以随便穿。”

“好啊！”叶朝朝刚才的伤感一扫而光，两只眼睛闪闪发亮，“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不客气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葛连翘拒绝了爸爸开车送她去学校的要求，并且学着叶朝朝的口吻说，“你也不怕别人笑话，都这么大了，我要自立，懂吗？”

结果开学第一天，葛连翘并没有在学校门口等到叶朝朝，她的电话也打不通。她像只老黄牛一样拖着两只大箱子，一步一步挪动着，身边不时经过一辆辆送孩子上学的私家车，葛连翘连连皱眉，心里说，哼，想不到这么多不怕被别人笑话的。

等葛连翘满身大汗地把箱子搬进宿舍时，居然看见叶朝朝正跟其他两名室友说笑，身上穿着一套自己的新T恤、新牛仔裤，脚上是一

双自己的新板鞋。两个行李箱都已经打开，各式各样的新衣服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。

叶朝朝从床边站起身，满脸堆笑地走过来：“你怎么才来？”

葛连翘低头看着被勒得通红的手心，说：“我在校门口等你，电话也打不通。”

“我手机出了点儿毛病。”叶朝朝解释，又不由分说地拉着葛连翘的手，跟其他室友介绍，“这是我的好朋友葛连翘。”

大家都比较热情，一个胖妞儿走过来跟葛连翘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我叫许轻盈。”说着还做了一个扑棱翅膀的动作，叶朝朝捂着嘴差点儿就笑出来。

另外一个女生叫姜芽，个子小小的，长得不漂亮，倒是很丰满。她这样介绍自己：“我是湖南衡阳人，外号叫酱鸭，就是我们湖南名吃咯。”

葛连翘看了看床铺，发现几人的床上都有了学校统一发放的浅蓝色被子，便问：“在哪里可以领到被子？”

“我带你去吧！”姜芽说，“对啦，带上你的入学通知书。”

葛连翘翻出证件，跟着姜芽下了楼，楼道里上上下下都是人，有的一个学生后面跟着好几个家长，大包小包地拎着。

“葛连翘。”

走在前面的姜芽突然叫葛连翘的名字。

“你家里是不是很有钱啊？”姜芽问。

葛连翘没想到她会问这个，纳闷地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。

“哦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能跟叶朝朝成为好朋友，家庭情况应该也很好吧？”姜芽自顾自地说，继续往楼下走。

葛连翘有点儿糊涂了：“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

“我刚才和许轻盈在楼下值班室领被子的时候，看到来送叶朝朝的车子可漂亮了，许轻盈说那是宝马最新的车系。”姜芽说。

葛连翘忽然意识到自己被叶朝朝糊弄了。

“姜芽，你有没有记住车号啊？”

“没记住，许轻盈也许知道，来送叶朝朝的是个秃顶的伯伯，看上去很和蔼，后来叶朝朝告诉我们，那是她家的司机。”

这时候，葛连翘的手机响了。葛连翘赶忙把单据塞给姜芽，让她先帮自己去排队。

“老爸！看这次你还小瞧不小瞧我。”葛连翘冲电话那头撒娇。

“到学校了？”葛兴旺问。

“都到宿舍啦，就是出了一身汗，现在还不知道哪里可以洗澡。”葛连翘开心地说。

“那就好，我就说来送你，你偏不让，非要让叶朝朝帮你拿两个行李箱。”

“爸，刚才是你把叶朝朝送到宿舍楼门口的吧？”

“对，是我，叶朝朝给我打电话，说身体不舒服，我就把她送来了。我还在学校里转悠了一圈，以为能碰到你，结果也没碰到。不说了，我快到公司了，一会儿要开会……”

上楼的时候，姜芽突然又叫了葛连翘的名字，她小心翼翼地问：

“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吗？”

葛连翘抱着被子，看着对方镜片后一对炯炯有神的小眼睛：“当然。”

“我家条件还是可以的，我爸开了家小公司，在我们县城算是个名人。”姜芽说。

葛连翘冲她笑笑：“这跟你家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上去吧。”

一会儿时间，宿舍里又来了一位室友，叫洪艳，是个打扮很朴素的女孩儿，脸颊两边有成片的红血丝，也就是常说的高原红。这个女孩儿一个人从山东老家来到这里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，看上去十分疲惫。

许轻盈热情地把一块柚子分给她，女孩儿诚惶诚恐地接过来，又转身从自己蓝白相间的编织袋里取出一个袋子，解开，捧出一大把暗红色的大山楂分给每个人。